

舊齒陰謀
占册新花
化樣

書叢代時



204



張
陶 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再版

舊陰謀與新花樣

每冊實價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張陶

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總社

重慶儲奇順城街十六號

重慶總經售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版權所有

舊陰謀與新花樣目錄

- 一、中共的寄生政策
- 二、陰謀與繁殖
- 三、暴動與屠殺
- 四、「鬥爭」乎？叛亂乎？
- 五、中共轉變了
- 六、抗戰旗幟掩飾下的中共
- 七、新四軍叛變事件
- 八、層出不窮的新花樣
- 九、結語

目

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一、中央圖書館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

乙

11

舊陰謀與新花樣

一、中共的寄生政策

當寄生蟲的卵隨着生水，鮮果或其他食物之類混入了口腔，是很不容易被發現的，但是因爲人體的適宜的溫度和豐富的養料，寄生蟲便很快地滋長而危害到人體的健康了。

我們要知道中共是怎樣竄入中國國民黨的肚皮裏，開始他的寄生生活，先來檢查一下中共的歷史：中共在正式成立以前，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常時所討論的只是些理論，並沒有談及實際的問題，會員也只有陳獨秀，陳望道等數人。民國九年第三國際派代表威金斯克來中國，於是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開始和第三國際發生關係。到了民國十年，第三國際批准成立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才有了呼吸。中共成立之後，第一步工作就是儘量招收黨員擴充組織；但是中共成立了一年多，用去盧布二十餘萬，僅僅招得六十餘名黨員，直到民國十二年，中共黨員的總數不過三百餘人，這可以證明中共的主張，怎樣不適合



中國的國情，中共的基礎是怎樣的脆弱了，常時中共看到中國國民黨有八十萬黨員的潛在勢力，有三十多年的革命歷史，在形之下，更覺得自己的渺小，前途的黑暗，非寄生在國民黨的肚皮裏，便不能存在，所以在十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杭州會議在第三國際代表達林的指導之下通過了，加入國民黨的原則。次年一月第三國際代表越飛來華，謁見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正式提出「容共」的要求，經過數度的談話，才於一月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宣言，其中關於容共問題，作以下的聲明：「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可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等到十二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更具體地決定了中共的「寄生政策」，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共產黨爲領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二、共產黨應於國民黨革命運動歷史上的經驗，承認其爲革命運動的中樞。

三、追認中央委員會杭州會議的決定，共產黨員個別入國民黨。

四、特別注意廣東國民黨統治下的工作，利用國民黨政的掩護，竭力發展工農羣衆運動。

由以上幾點可以看出來中共當時雖然宣布服從三民主義，承認國民黨爲「革命運動的中樞」，而實際上並未放棄「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野心」；而其所以要加入中國國民黨，實在是「利用國民黨政治的掩護，竭力發展工農羣衆運動」，這種包藏禍心，陰謀詭計，真是昭然若揭。但是總理以一種革命的精神，博愛的心腸，看到中共的危機不惜加以極救，予以庇護，希望他們真誠地實行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共同參加革命運動，才決定容共，並且是根據「嚴格的條件的」。等到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實行改組，一月二十日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入黨，至此中共份子，便化整爲零，一個個變成寄生蟲的細晚。這入國民黨的腹中了。中共份子加入國民黨，實在是在中共成立以來最大的成就，因爲他在國民黨的政治的掩護和財政的幫助之下，仍然保存着一個黨的形式和實質；同時並順利地發展了黨和外國團體的組織力量。凡是國民黨力量所及的地方，中共的力量也都達到了。這和寄生蟲的活動方式是定全一樣的，一方面可以吸取母體的血液以爲養料，一

方面又可以母體爲掩護，而避免外界的襲擊，這種寄生政策，就是中共的光榮的歷史。我們可以概括地總一句：中共的寄生生活的開始，也就是中共的陰謀的開始。中共達到了寄生的目的以後，怎樣在國民黨肚皮裏搗擾，陰謀破壞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二、陰謀與繁殖

中共份子張浩在「黨的策略路綫」一書內，曾把中國革命強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第二階段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第三階段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九月，第四階段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以後。並說明第一階段的戰略是打倒中國的帝國主義，肅清封建殘餘，其策略則爲「加入國民黨，用公開的活動，在各處組織各項公會，學聯會，商協會，農民協會，用總罷工罷市舉動的手段，來進行革命；用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口號，來鬥爭。」第二階段的戰略是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消滅其統治的武裝。策略是「用赤色恐怖實行階級鬥爭，鼓動階級仇恨到達最高點，實行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稅，組織鼓動兵變農民暴動工人罷工等組織而鬥爭，用這些組織的口號來鼓動。在白色區域，

用秘密的組織形式來宣傳鼓動罷工。罷課，兵變，民變，鬥爭。」第三階段的戰略（與第二時期同），策略是「打倒國民黨，打倒××××××××××，消滅賣國軍等口號，並將中華蘇維埃，改爲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下略）由中共的革命階段論看來，中共之投入國民黨，自始就毫無誠意，始終是陰謀破壞，對於中山先生與越飛聯合宣言：「孫逸仙博士認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已經完全拋棄了。中共加入國民黨，曾對三民主義表示擁護，對國民黨的領導表示服從，其實這一切都是中共的手段，爲了達到寄生於國民黨的目的，所以不惜甘言蜜語，口是心非。所以剛剛加入國民黨，中共就來了二個「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問題的決議」把這一切陰謀詭計都盤托出了：「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具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建立強大的羣衆及共產黨之基礎。」這實在就是說明中共雖然竄入國民黨的肚皮裏了，仍然要保寄生蟲的本質，並且要盡量吸這母體的血液，養分，來擴大，來繁殖，直待母體被破壞盡淨了，就脫離母體，取而代之。這

種偷天換日的篡取國民黨的地位的陰謀，狠毒是狠毒極了，而其卑污下賤就早成喪失了革命黨的資格了。當時主持中共的陳獨秀氏曾經定了分散國民黨力量的三項原則，更具體地說明破壞國民黨的組織，動搖國民黨的地位的詭計。這三項原則是：（一）對國民黨的黨員取分化，挑撥，吸收，和各個擊破的策略；（二）對國民黨及民衆懷疑和批評；（三）對國民黨及民衆採取下層組織。天國與黨，中共帶來了二項會中其根據這三項原則，便開始施展身手，在國民黨內部搗攪。搗攪肆無忌憚。而這三項原則，我們試加分析，其作用在消極方面，就是分化國民黨的內部，攻擊國民黨的中央領袖；在積極方面就是繁殖中共的黨員，擴充中共的實力。我們試就這兩方面加以檢討。

（一）分化與攻。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有所謂政綱與新策略的決定，主要的是加強在國民黨中的黨團組織，使國民黨實際上成爲共產黨的外圍團體，爭取國民黨中，重要幹部爲共產黨的同情者。而在中共的黨員須知中，更對分化策略作如下的指示：「把國民黨中工人農民乃知識階級的急進份子結成左派，宣傳國民黨中的官僚政策資本家爲左派，而指出左

派份子在廣東和大商人買辦階級及地主合作的錯誤傾向。在這種分化的陰謀的進行中，選定了汪逆精衛做爲傀儡，捧汪逆爲左派的領袖，而把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都稱爲右派中，汪逆也就甘心受中共的利用，遂至造成黨內的分化，而得遂中共的企圖。在中共十六年區秘通信十四號中有這樣的記載：「現在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兩點：（甲）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CCP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聯合進行；（乙）所謂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以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幫助他們。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現在我們要去領導他們。」幕後的把戲，已經揭開了。汪逆大概現在也可以明白當時是怎樣受中共的愚弄了罷？中共分化策略既已得售，遂進一步利用汪逆作工具，對國民黨的中央領袖，實施攻擊。首先奪取胡漢民先生代理大元帥的職權，而捧汪逆爲國民政府的主席，第二步更將廖仲愷先生暗殺，更於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發動中山艦的事變，企圖襲擊黃埔，破壞國民黨武力的根據，以顛覆國民政府。幸賴當時蔣總裁的明斷，中山艦事件一開始就失敗了，而中共的陰謀也就破露了。

繁殖與擴充 中共加入國民黨後，就竭力想操縱國民黨的上層，以擴充自己的實力，在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中共在其黨團運用之下，擷得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的，有瞿秋白，毛澤東，張國燾，于方舟，于樹德，韓麟符，李大釗，及林祖涵等，并且掌握了中央黨部的組織。農民二部，中共便趁此機會，來擴充其下層組織，繁殖其黨員，并且竊用國民黨名義，先後組織了上海，青島兩地日本沙廠的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數達五萬以上。又操縱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廣東農民協會，中共的黨員，因此繁殖到將近三千人，等到五卅慘案發生，中共更抓住了一個絕好的繁殖的機會。五卅反帝民族運動，原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并且在其物質和精神的援助之下，擴大起來的，中共經過在國民黨內的黨團作用，獲得了操縱控制的實際，遂擴大宣傳，以造成運動的高潮，更利用這高潮以組織羣衆，又從羣衆中，尤其是青年學生，工人中，大量吸收黨員。經過這一次運動，中共的黨員已經繁殖到一萬多人了這實在可稱爲中共的黃金時代，中共的氣燄，雖然盛極一時，但仍未改其黨生蟲的面貌，不過已經在母體蠕蠕而動，要極取而代之以了，十五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二百餘人中，二重黨

籍的中共黨員佔到百人以上，在大會內更秘密組織黨團，操縱選舉，結果中共黨員的重要活動份子，多數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九人中，中共黨員居其三，中央黨部秘書處及組織宣傳兩部，均為中共份子獲得，其餘各部為農民，工人，青年，婦女，海外各部，實際上也為各該部中共份子秘密所把持。

我們綜合看來，中共自從竄入國民黨肚皮裡，自幼蟲發展到成蟲，漸漸危害到母體的安全，這一切破壞搗亂的陰謀，已引起國民黨的警覺和防範，自從中山艦事變發生，國民黨便知進不能再事容忍，更不能不採取適當的防範的措置，所以蔣總裁就在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席上，提出整理黨務案，不過當時只是予中共以警告，為了整個革命的前途，對中共仍有愛護包容之意，但是中共執迷不誤，變本加厲，直待清黨運動發生，才將這條為害無窮的寄生蟲清了出去，中共便變成了無主的游魂，不得不走上暴動與屠殺的道路了。

三、暴動與屠殺

中山艦事件的發生，就是中共破壞革命的陰謀的暴露，等到中山艦事件解決後，國民黨爲了適應全國的革命高潮，決定出師北伐，以打倒軍閥，完成革命，中共因爲中山艦事件所受打擊，內部亟待整理，同時畏懼國民黨軍事實力的發展，而對中共的前途感到嚴重的威脅，所以對北伐運動，不惜百計阻撓，一方面由陳獨秀在「響導」上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以準備不充足爲理由，反對北伐，一方面并策動廣州兵工廠工人罷工，並組織廣東各縣農民抗租稅的風潮，以爲響應，但北伐軍終於誓師出發了，中共見計不得售，便又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灣，喊出贊助北伐，擁護北伐的口號，并且實行參加北伐。但這並不是中共對於革命運動有所覺悟，而是策略上有所變更。所以在出發之初，中共便奪取了總司令部政治部的地盤，由中共份子鄧演達擔任主任，因此其他中共份子便得滲透到革命軍的各階層中，宣傳政見，發展中共的實力，並隔絕了革命軍與民衆結合的道路。當革命軍進展到長江流域的時候，中共更在後方陰謀阻撓，斷絕革命軍的接濟，使北伐軍事蒙受最不利的影響，幾至功敗垂成。又在武漢舉行所謂國共聯席會議，篡奪中央政府的大權，於是更進一步要想推翻國民黨。當時武漢的局面混亂到極點，國民黨的地位，也危險到極點了，國民黨的忠

實同志，對中共的陰謀暴行，無不痛疾首，因此中共不能不採取斷然手段，實行清黨，清除黨內外的中共份子，清黨運動一發動，立刻由上海，南京，傳播到廣州，江西，湖南等處，而中共的組織，立刻土崩瓦解了。這就好像患蛔蟲的人吃了一服山道寧，腹裏的蛔蟲便一條一條的被打出母體，完全失去活動的能力了。

中共受了這個致命的打擊，已失去了國民黨的掩護，不得不露出原形，一面在全國範圍轉入地下狀態，一方面實行武裝暴動和蘇維埃運動，開始了所謂「二萬五千里」的長征」的悲慘事業了。

中共的暴動蘇維埃時期開始於所謂「八七會議」。在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中共首先發動南昌暴動，在南昌召開會議，仍圖竊取國民黨的旗幟，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但是暴動發生後，南昌立即被革命軍包圍，處於不利的狀態，於是國際代表在漢口召集緊急會議，這就是「八七會議」。「八七會議」中正式提出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而走上了暴動與屠殺的道路。這完全是中共份子獸性的發展，犧牲了無數的生靈，破壞了無數的財產，而使中國革命遭受不可估計的損失，以致招致強寇的入侵，這

些罪惡，中共份子是无法可以否認的。中共的覺悟份子張國燾氏在他的「告國人書」中，曾經明白指出中共的錯誤，他說：「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採取蘇維埃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而言，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它已犯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策，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中共是始終站在國民革命的敵對地位，而進行其一貫的陰謀。

在「八七會議」以後，於九月八日，由中共份子張兆豐率領一支土匪性的軍隊，首先發動了「西洲」收暴動，「曾經佔領了湘東平江，瀏陽，萍鄉，醴陵，株州等重要縣份，湖北蒲圻，咸寧，通城等地，也發動了若干武裝農民的暴動，但是不久這些烏合之衆，都被革命軍擊潰，暴動也就不動了繼之而起的是「海陸豐農民暴動」，「廣州暴動」，江浙兩省的小規模的暴動，都因為遭遇革命軍的彈壓，完全失敗了。中共的暴動政策，實際上就是殺人

放火政策。當秋收暴受了挫折，當時中共的總書記瞿秋白認為是幹部執行不堅決所致，並且認為革命是流血的戰爭，不能稍一懈怠，於是下令屠殺，引起了湘東一帶農村的極度混亂，當時民間流傳着「殺殺殺，同志新開頭」。「燒燒燒，同志燒同志的屍」的謠言。中共的暴動政策雖然鑿花一現似的失敗了，但是暴動政策所造成的嚴重的損失，中共都無暇估計了。單就贛州暴動而言，據廣東省政府調查，被焚街道三十七條，店舖九百八十六間，民房一千五百一十三家，損失達三千萬元，呈報被搶物件一千五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件，已查明之死者共二千三百二十餘名。此外在兩湖秋收暴動中損失更大，民衆因而受害者二十餘萬人，此外海陸豐暴動和其他各處暴動的損失，更無法統計。我們試打開當時的血的圖畫，真是令人傷心慘目，連中共份子張浩竟也偶發天良，說出：「運動期間，殺燒太重太殘，使一切人畏懼」的話來了。中共暴動政策結束以後，開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經過十八省二百餘縣，「紅軍」過處，就在地圖上畫下一條血路，「紅軍」之所以「紅」者，都是民衆的血水染紅的。據申報的統計，鄂豫皖邊區二十三縣的損失如下：

1. 屠殺人數 一，五六三，五〇〇人

2、流亡人數：一、二八三，五三〇人

3、毀屋間數：二、四三三，三四三間

4、牲畜損失：二、七二五，〇七五頭

5、財產損失：一、二三〇，四二三，五〇〇元

以上又據江西黨部整理委員會公布，自十七年致二十一年全省六十二縣的損失如下：

1、屠殺人數：共計四三一，七五〇人

2、流亡人數：共計一，六八八，五三二人

3、焚毀房屋：共計三，四九九，七四三座

4、財產損失：共計四，四四二，五二九，一一〇〇元

中其上面的統計，不過是十八省二百餘縣中的小小一部份罷了，如果「二萬五千里」長征的

成功偉績完全統計出來，那個數字更不可想像了。總之，中共在這個時期裏已經由國民黨肚

裡的一條蛔蟲，變成了一頭巨蟒，它爬行了大半個中華民國的地圖，它吸吮整個中

華民國的清血，其瘋狂和殘酷的程度遠遠過於歷史上的黃巢李闖。如與沒有中共的動亂，我

們的抗戰實力當十倍於今日，而且革命能成直線的發展，我們有十年的國防建設，敵人根本就不敢覬覦，縱然敵人盲目侵略，我們也決不會有這樣嚴重的損失。這種鐵的事實，寫歷史的人是無法爲之掩護的。

四、「鬪爭」乎？「叛亂」乎？

以上只是說明好亂匪性的中共如何實地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我們不知道中共以往的所作所爲，即不足以了解中共現在所玩弄的新花樣。中共是善於變戲法的，一套一套又一套，變來變去，只是遮掩觀客的耳目。只要把內幕一揭開，便無所逃形了。

中共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國家，一貫的進行暴動和屠殺的政策，在中國的中部和西部，喧擾盤據首後有十年之久（自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清黨起至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共宣言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止。）這十年期間，中共名之爲「十年鬥爭」，「鬥爭的意義是什麼呢？據毛澤東的解釋，是因爲：「國民黨違反了孫中山先生的意志，不去把刀鋒向着萬惡的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却向着自己的朋友，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從那時候

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黨叛變了革命，把孫中山一生為民族解放的意識，染上了中國共產黨員與中國人民的鮮紅的血，中國共產黨當時悲痛之餘，不能不單獨的起來領導下層的中國人民中國工人們，農人們，小資產者們，繼續革命。『這種官冕堂皇的話，聽了除令人起肉麻之感外，別無作用。我們只要一按實際，便知中共十年來的行動，恰好和他所宣傳正相反，他不但『不去把刀鋒向着萬惡的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而且把刀鋒去屠殺無辜的民衆，甚至當中央大軍調起前方抗日作戰的時候，他却把刀鍵更擦得雪亮，向着中央抗日軍集。紅軍的赤幟上，究竟染的是什麼人的血，只有那幾百萬的無辜民衆和英勇將士的冤魂才知道。這種無理性的暴動和屠殺政策，究竟是『鬥爭』乎？叛亂乎？那只有留待歷史的判決了。二十六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根絕赤禍案』，曾把中共自加入國民黨起直至逃竄到陝甘邊境為止一貫的陰謀花樣和喪心病狂的舉動，加以概括的敘述，這些事實，正好和中共份子虛偽的宣傳作一個有力的對比！茲摘錄其中重要的一段如下：

『一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以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期對本黨陰分壁壘，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猛力予容忍，冀其自悟，逮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克武漢，乃復遮斷

製黨與民衆之遺孽，播種赤化禍根，以謀顛覆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阻撓東下滬寧之師，牽本北定鄭汴之役，造成兩湖之恐怖，構成寧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幾致停頓。又復倡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部，鼓動階級鬥爭，奪取革命政權，本黨爲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清黨之役，與共產黨人以自絕於國民者，自絕於本黨，事歷歷，爲當世所共見其聞者也。嗣後一面鼓其邪說，熒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隊，四出騷擾，爲患十餘年，荼毒十數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海陸軍，閩之龍岩永定，贛之吉安，上饒，永新，銅鼓戈陽，湘之平江，瀏陽，華容，鄂之沔陽，黃安，監利，豫之高城，潢川等縣，匪蹤所至，田疇爲墟，又復僞立政府，致贛粵閩浙湘鄂等省受彼蹂躪最久，人民之痛苦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於毒害人民之匪款，自不得不予以盪除，數年以來，節節清剿，賴我將士智勇忠誠，秉持三民主義，犧牲奮鬥卒能抉其根株。凡經匪衆盤踞而爲國軍克之地，立即爲之區區條理，招輯流亡，不數月而漸復舊觀，民獲安居咸慶得所。以我寬仁易彼殘暴，相形之下，婦孺皆知。彼等目江西總崩潰以後，由湘黔滇邊境而同川，而晉青甘陝寧等省，於人民則裹脅之後，繼以殘殺於廬舍則摧毀焚燒。惟恐不盡。城市農

村之經濟，莫不盡力破壞，鮮有子遺。是皆陳學昭彰，無待續舉。其尤其是痛心疾首者，九一八以來，國難嚴重，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精誠團結，悉心建設，充實國防以禦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乃乘國家危急存亡之際，肆意擾亂於淞滬之役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戰之師，為之牽制。其他破壞國防摧殘民力之事，更變本加厲。言念及者，舉國共憤！

由這一段文字中我可以認清中共的前一段歷史，可以看出中共十幾年來人只是翻雲覆雨，玩弄他的陰謀花樣，來欺騙國人，不惜一切卑鄙惡劣的手段，利用國家民族的危機來做擴充私黨的實力，以謀顛覆政府破壞革命的勾當。如果中共還要虛偽誇張牠對於革命的功績，那我們也得承認，這功績完全是負號的！這個負號結束了中共的前半段歷史。我們再看中共現在是在玩弄什麼新花樣吧。

五、中共轉變了

中共經不起中央大軍這次圍剿，以及全國民衆們反對，終於在江西總崩潰了，於是不

不離開老巢，而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由湘，黔，滇邊境而四川，而甘，陝，寧，晉，青等省，經過長途的流竄和逃亡，加以沿途疾疫死傷，所謂十萬紅軍，已消滅殆盡，到這時已不及萬人了。中共窮蹙邊隅，已有「此路不通」之感，眼看到整個的命運就要消滅，於是不得不窮極智生，花樣翻新，採取「轉灣抹角的進攻策略」，捲起「抗日討×」的旗幟，又「很難出口的」宣佈信仰三民主義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輸誠受命，爲了顧惜這一點國力，一本寬大精神，表示在原則上接受，於是在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開三中全會的時候，通過了「根絕赤禍案」宣告全國同胞，發示嚴正的立場。因爲「鑒往思來，不容再誤」，所以特地聲明「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爲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殷憂。」並且提出了四條最低限度的辦法，這四條辦法無不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而出以公正的態度，和縝密的考慮的，原文如下：

第一、一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命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

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并存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權統一，爲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澈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爲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卽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階級之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衆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將爲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自從「七七事變」發生，民族抗戰的情緒已經到了最高漲，中共衡量內外情勢，於是正式致電中央，對上列幾項辦法表示接受，并保證取消蘇埃維政府，改編紅軍，停止沒收土地政策。中共爲了取信於國人言，并宣佈了「共赴國難宣言」，提出了「奮鬥之總的目標」，并且「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和「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這許多富於刺激性的宣傳辭調，使人看了真是肉跳心驚。國難絕不始於今日，如果中共果

能「披瀝赤忱」，早能表示「大公無私」的態度，就不該在「九一八」以後。就去牽制國軍，破壞國防的工作，更不應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了。如果，中共真能悔過洗心，回頭是岸，自然在這全面抗戰存亡呼吸之頃，應當予以自新之路，但是中共在這個宣言裏對於過去破壞統一，破壞革命的一段，抹殺不提，可見仍無悔過的誠意，而如此之云者，不過又是一奪花樣翻新，以進行他一貫的陰謀而已！爲了使讀者了解中共的「赤忱」起見，茲將該項宣言全文錄下，所謂「言猶在耳，忠豈忘心？」請中共同人自己再談一遍，不知又作何感！

親愛的同胞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的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諒解，而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爲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祇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定下了我們民族獨立

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爲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爲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變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決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當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

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揚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的完整。

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

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爲中的急需，以此點爲奮鬥之鵠的，我們相信必可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願在這個總綱領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携手的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現實這個崇高的前進路上，須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障礙和破壞，爲着取消敵人的陰謀之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

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甚麼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
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埃維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
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
論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并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在為求得與國民黨的精神團結，鞏
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
行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使用統一團結全國的力量，抵抗外
敵的侵略。

寇深矣！禍極矣！同胞們！起來！一致的團結啊！我們偉大悠久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來，為鞏固民族的團結而奮鬥，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中華民族的！

抗日戰爭勝利萬歲！

獨立自由辛福的新中國萬歲！

這個宣言發表以後，蔣總裁即發表一篇重要的談話，對於中共宣言表示滿意，談話裏說：「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圖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為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

之復命！」這種公正寬大，不啓既往的態度，完全是站在整個民族革命的立場上而言的，
共從此以後，應該如何痛改前非，履行諾言，努力作戰，以贖回以前對民族革命所造成的損
失才是！那裏知道中共口裏說的這一套，骨子裏完全相反只是把「轉灣抹角」當策略，把諾
言當兒戲，把抗戰當幌子，而在暗中進行一個更大的陰謀！

中共份子張浩在「黨的策略路線」中對此一段決定新策略的經過，曾有所記述，把中共
當時的矛盾心理和玩弄的花樣描寫得非常淋漓盡致，他說：「我們的黨，在第三國際第七次
代表大會提出改變新策略的時候，是很躊躇的，也是很離出口的，費了很多的思索才提出。
因為我們與蘇統埃紅軍，與反革命苦戰十年，在這十年年的仇恨中，而提出與反革命合作，
真是難過萬分！既然是「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又何至於羞人答答的「很躊躇的，很難出
口的」呢？更何必「難過萬分」呢？原來中共的投誠國民黨，還有一個「究竟」，「究竟是
什麼」呢？是下面的幾項：

「一、我們是放棄以前走不通的道路，而是尋求一個能走通的而易於達到無產階級者
專政的另一個道路。

二、我們黨以現在的條件以下，這樣做，是與革命有利的，是不脫離羣衆的。

三、我們黨現在的策略，正是革命的策略，正是破壞資產階級的政權武器，正是鞏固革命的武器，正是擴大革命勢力的支柱。

四、我們黨的策畧，正是掩護我們的秘密工作之發展，正是溝通公開的工作，爭取廣大羣衆力量，以準備推翻資產階級的的權。

五、我們現在讓步，是給革命以休養之時間，積聚勢力，并準備新的進步之條件，就是無產階級以必需的休養時間的政權。

六、暫時放棄顯明進攻策略，改爲退守策略，亦就是取消轉灣抹角的進攻鬥爭。

七、因爲鬥爭疲乏，必需的休養，及儲存革命力量，暫時放棄革命制度，就是放棄表面名目，而實質存在的制度，以求將來新的更大的勝利。

八、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改番號不是改編，而紅軍獨立性仍是保存的，不但如此，而更應擴大與鞏固。

綜合這八項，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因爲「十年爭鬥」的結果，實力消耗殆盡，已經到了奄奄

垂危的狀態，忽然妙想天開，鑿抗戰的旗幟的掩護，去休養生息，去擴充發展，與民國十三年加入國民黨的寄生政策，前後如出一轍。這樣「共赴國難」嗎？這樣「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虧他口裏說得出「我們試再把中共「共赴國難宣言」裏所舉出的四項諾言與張浩的「中共的策略路線」一書比照對勘一下，看看中共的「赤忱」究竟是怎樣的？

「宣言裏的第一條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話是說得響亮極了。可是張浩又在說：「因為黨是世界革命的策略的政黨，必須將眼光放大些，所以才與反動的各階層合作，因為這樣，才能渡過到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只有抗日才能保護蘇聯，因為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故要保護它。」是見中共自始即未放棄「世界革命的策略」，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完全和三民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甚至把蘇聯當作祖國，試問這也是「中國今日之必需」嗎？

「二、中共為了進行破壞國民黨的陰謀，又提出一個民主共合國」的口號，「民主共合國」的用意是什麼呢？原來如此：「只有民主共合國，才能代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才

能得到全國人民的同情，只有暫時退守放棄蘇維埃政權，方能推翻國民黨一黨的專政的政府。如此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參加反革命的營壘，攪入它的血管中云組織去宣傳，去影響，去爭取廣大的羣衆，及廣大的後備軍，必須這樣準備，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社會主義革命。」（見黨的策略路線）這與宣言裏所稱「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赤化運動」是否自相矛盾呢？或者中共可以解釋道：「我們取消的是暴動政策，實行的轉變抹角政策啊！」至於土地問題，他們更有一番打算：「沒有土地革命，是共產黨不容許的。階級的鬥爭，就建在土地革命上。今天將土地革命放在後面，並不是實行土地革命，……抗日在明處，土地革命在暗處；進行到某一高潮時，就將土地革命放在前面。」（同上）這就是宣言中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的注釋。

三、宣言的第三條是「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而張浩先生却說：「蘇維埃暫時取消，改爲特區政府，而實質的本性是未變的。用實質政府，不特不能削弱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更能得到廣大的羣衆革命力量之發展。」可見蘇維埃政府，換湯不換藥，名義取消而實質并不取消。

四、宣言的第四條是：「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線之職責。」這一個問題是大了，中共的所謂紅軍自改編爲十八集團軍和新國軍後，即「游」而不「擊」，更不遵命令自動擴大防區，襲擊友軍，直到今年一月，軍事當局才有取消新四軍番號的處置。（事件經過留待後章說明）可是這一點中共也是早有佈置的，他們說：「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改番號不是改編，而紅軍獨立性是保存的；不但如此，而更能擴大與鞏固。」可見他存心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已非一日餉了。

六、抗戰旗幟掩飾下的中共

我們已經說明中共第二次轉變的經過，并且揭穿他的宣言的虛偽，我們可以認定中共完全是因爲日暮途窮，無路可走，就利用抗戰時機，表面上向國民黨輸誠妥協，實際上是想藉此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從而取得在全國各地公開活動的機會，使他可以積極的去擴大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更打着抗日的旗幟，騙取中央的接濟，去擴充自己的武力。這就是所謂「

進一步的「進二步」的策略。

張浩的「黨的未來路線」一書裏，曾論述中共的目前策略路線的理論根據，一共有四項：
一、中國無產階級想達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必須建立中華蘇維埃，在目前形勢之下，想中華蘇維埃之實現，必須先促成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而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過渡的台階。

二、祇有民主共和國，才能得到普遍直接選舉，用不記名的投票成立真正的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才能參加國會，才能在國會內外活動，而必定的能獲到勝利。

三、祇有幫助資產階級，建立民主共和國，才能消滅封建殘餘，才能普遍的廣大的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四、祇有極力贊助完成民主共和國，階級的利益，階級的仇恨才能尖銳化，才能迅速的必要的實現蘇維埃的政權。

根據這種策略路線，中共便開始活動起來，我們更從許多事實的歸納，就知道中共活動的方式不外三方面：

(一) 割據的政治

(二) 走私的經濟

(三) 搗亂的軍事

至於中共對於日寇的態度，又是怎樣呢？簡單地說，就是：

(一) 政治的妥協；

(二) 經濟的互惠；

(三) 軍事的中立。

這和前面三項方式是有聯帶關係的，因為要鞏固所謂特區，所以在政治不得不和日寇妥協了；至於走私，中共與日寇各得其利，自然是「互惠」了；而中共部隊卻因為要襲擊友軍，擴充自己的實力，對日寇形成軍事上中立的觀望的狀態，更是理所當然的了。我們試就這三方面列舉一二事實來說明中共自抗戰以來陰謀破壞的行爲。

(一) 政治方面

中共投誠以後，軍委會就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并指定當時紅軍所佔領的

府施，安塞，清澗等縣和保安，延川，米脂，綏德等縣的各一部爲八路軍的駐防地區。後來中共就秘密分佈黨徒到附近各縣伺佔暗奪，極力擴展，而造成了所謂「陝甘寧邊區」。『邊區』有『邊區政府委員會』，一切行政完全獨立，置中央政府法令於不顧，并自定『特區政府施政綱領』公佈施行，姑無論其內容如何，行動上顯已爲非法之舉。『邊區』有『邊區』的特殊立法和司法制度，『邊區』有『邊區』的財政和教育政策，在形式上實質上『邊區』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小國家，這種割據的政治，與從前『蘇區』實際上是毫無區別。

中共替了十八集團軍武力的發展，更在河北擅自成立了所謂『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冀中行政主任公署』，重新劃分行政區域，擅委專員縣長，并引用流氓地痞爲鄉村長，以爲爪牙。雖經河北省政府多次交涉，及中央嚴令取消，均不遵辦，更進一步而有『晉冀察邊區政府』的組織，與『陝甘寧邊區』遙遙相對。

此外在山東方面所成立的畸形政權，名目繁多，有：（一）秦西九縣抗日行政委員會，（二）魯中七縣聯防辦事處，（三）秦萊章原四縣聯防辦事處，（四）博萊崇三縣聯防辦事處，（五）在廣西籌地方委員會，（六）臨邛費嶧四縣聯防辦事處。

中共新四軍在安徽各地奪取政權的結果，也成立不少非法組織，計有：（一）淮南路軍政辦事處，（二）滁縣軍政民聯合辦事處，（三）鳳定嘉軍政民聯合辦事處，（四）合肥梁園軍政民聯合辦事處，（五）蕭宿永夏聯合辦事處，（六）宿西聯合辦事處。此外擅自委派了大批縣長和區鄉鎮長，以破壞地方行政系統，而擴張私黨的政權。

（二）經濟方面

中共在經濟方面的破壞，可以分兩方面來說：

一、破壞金融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和「晉冀察邊區」一律禁用四行的法幣，並且在「陝甘寧邊區」設立「西北農民銀行」，在「晉冀察邊區」設立「邊區銀行」，在山東設立「北海銀行」，「上黨銀行」，均各濫發偽鈔強迫人民使用。此外還有所謂「代價券」和「流通券」，皆是用以擾亂金融，破壞抗戰的經濟基礎的。

二、武裝走私 中共為增加私黨活動擴軍的經費，不惜破壞政府的對敵經濟封鎖和反封鎖的政策，實行武裝的走私。現在陝北、隴東、晉北、冀魯以及蘇皖一帶中共武力所到之處，即完全成爲仇貨的市場。中共在陝北經常養駝四百餘匹，共分六大隊，往來綏晉陝間販

其仇貨，駁駝隊出一時，復轉運大批鹽皮金布等貨以資敵，這就是所謂經濟的互換了。」

(三)軍事方面

中共的軍事策略，自抗戰以來，可分爲三個階段：

一、妥協階段（即統一戰線開始，不惜表示投降於國民黨，服從中央，實行三民主義，以謀擴大力量。）

二、相持階段（即中共在統一戰線中，已發展至與國民黨對峙的形勢，而中共在各方的組織已有相當基礎，於是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

三、反攻階段（即中共準備至相當程度，羽毛已豐，藉口國民黨在抗戰中發生動搖，中共爲奪取抗日領導地位，即表示決裂，實行反攻，并恢復其過去之武裝暴動政策。）

這二個階段與中共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自己」的原則正相配合。現在第一階段是早經過去了，而過去三年間中共軍隊在河北，山東，在江蘇兼併友軍，屠殺抗日將士的暴行，真是罄竹難書，我們只舉幾件重要的事實在這裏：

(甲)河北方面

一、解決張蔭梧部 張蔭梧是河北民軍的總司令，在河北省東鹿深縣之間，曾和敵人作大規模游擊戰，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不料在六月二十一夜間，賀龍以兩團兵力，向北馬莊民軍總部包圍，民軍猝不及防，竟被激械。張蔭梧僅帶了少數人員突圍而走。中共部隊更將民軍的各個部隊包圍屠殺。

二、解決趙侗部 趙侗曾在東北和北平西郊堅苦抗戰，後被政府任為冀察游擊第七縱隊司令，二十八年，趙侗率領一百多個青年，由重慶北上，到了河北的靈壽縣，竟被十八集團軍圍攻，全部壯烈犧牲。

三、解決朱懷冰部 朱懷冰部的九十七軍，原在河北省對敵作戰，因中共部隊，屢次挑釁未遂，復斷絕其食糧，朱部為避免衝突計，乃率部離開山岳地帶，南移於磁部一帶，不意十八集團軍竟大舉圍攻，朱懷冰猝不及防，督隊突圍，隨從均被屠殺，只剩六人，朱亦帶槍傷。

四、解決鹿鍾麟部 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屢受中共的種種壓迫，亦隨各員自殉。原來在河北境內的十八集團軍，皆應歸鹿氏指揮，不意十八集團軍於圍攻朱

懷冰部之際，同時向鹿氏進攻。鹿氏遂向臨淇以東移動，十八集團軍復加追擊，嗣僅率少數官兵，奪路衝出。

(乙) 山東方面

山東的保安部隊及其他部隊，自二十八年起，被十八集團軍包圍解決者，計有：博興保安八線，魯東九梯隊，招遠保安二七旅，魯蘇戰區三縱隊，等等。而三省政府的所在地魯村，亦被十八集團軍的第一第二兩支隊，和徐向前師的東進支隊一萬餘人所攻陷，省府所屬部隊，損失慘重，等到新博一帶敵人乘機進犯，餘部即「游擊」而去，魯村遂被敵軍佔領。

(丙) 山西方面

在山西境內被十八集團軍解決的部隊計有：白專員志沂部五千餘人，一區保安團一團，楊副保安司令澄源所屬保安隊一團，八區保安隊第一總隊，及八十三軍獨八旅新十二團。

以上都是就中共自抗戰以來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實際行動，來說明中共破壞抗戰，破壞革命的陰謀，這些陰謀，都是中共預定的策略。雖然我們所列舉的事實很少，不足以盡中共暴行之萬一，但是我們可以了然中共的無恥無信，根本不知有國家民族，這種「爲達

目的不手擇段」的策略，和「國家可可亡，陰謀不變」的漢奸心理，實不可以人情物理相度量。我們再看蔣委員長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訓話所說：「關於中共問題之癥結，目前不在陝北幾個縣，而在中共應有根本的進一步之真誠服從中央命令，執行國家法令，為全國革命之模範，而不自居於整個國家體制之外，造成特殊關係，為一般封建者所藉口。」「中共為求解決問題，輒先造成特殊事實，以強迫的態度對余，余為全國革命領袖，一切皆當本革命立場持平處理，自不許有此態度加諸余也。」「吾人今後一切設施與行動，皆應合乎國家之統一與獨立為唯一原則，如國家不能統一，便絕對不能謀獨立，故吾人之求統一，實為整個國家民族之利益着想，此種利益自六為中共所共有也。」我們由此可見領袖對中共態度的正大寬容，可是中共從來沒有「為整個國家民族之利益着想」，從來沒有「服從中央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而且繼續不斷的「自居於整個國家體制之外」，「造成特殊事實」，「以強迫的態度」相要挾這種舉動與漢奸出賣國家民還有什麼不同之處？

七、新四軍叛變事件

舊陰謀與新花樣

三十年一月十八日全國報紙上刊佈了新四軍叛變遭受制裁的消息，并發表了軍事委員會制裁新四軍叛變通令，通令原文如左：

「據第三戰區司令長顧祝同副亥電稱，國共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綫，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本月初自經縣潛向南移，竟於四日胆敢明目進攻我前方抗日陣地，危害一權，爲虎作倀，喪心病狂，莫此爲甚！我前方被攻各部隊，對此不測之叛變，若不忍痛攻擊，不僅前線各軍之將士無以自衛，而且整個抗戰之國策，亦必被其破壞無餘，瞻念前途，痛憤無已！職爲應付危急，伸張綱紀，不得不爲緊急處置。關於該軍叛變全部陰謀業於元日將拿獲該軍之參謀處長之供詞，電陳鈞旨，茲已將該新編第四軍全部解散，編遣完畢，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未獲，正在飭部嚴緝歸案，所有處置新四軍叛變經過，理合先電呈報，敬候鈞核示遵！等語，據此，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抗戰之使命？着將國民革命軍方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該軍軍長葉挺着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徵治，副軍長項英着即

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藉伸軍紀，而利抗戰，特此通令！」

這一個通令使全國民衆看了莫不感到極大的興奮！關於新四軍在大江南北一帶襲擊友軍，破壞戰局，全國民衆早已有所聞，不過總希望新四軍將領在中央的寬大容忍之下，能夠以民族爲重，翻然改悟，努力作戰。不料新四軍竟至變本加厲，進攻我抗戰陣地，實屬令人痛心！所幸軍委會對此事已作適當的處置，整個戰局不致因此而受大的影響。新四軍是中共的軍隊，新四軍之蓄意擾亂戰局，破壞統一，和十八集團軍在河北、山東、山西等省所作所爲實屬同一性質，固是中共陰謀的一部份。而中共只把新四軍的叛變看做局部的軍紀問題，且也只作局部的處置，這種寬大的處置，是希望十八集團軍能感動覺悟，不要再繼續製造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罪行。共產黨千萬不要誤會，以如有所顧忌，蔣委員長爲了新四軍叛變，曾經明白說過：「我們既委對外作抗戰，就不怕國內變亂，爲怕國內變亂，就不能對外抗戰！」這就可以看出中央自有最後的決心與力量，以從事於一面抗日一面肅奸的工作。

關於新四軍叛變和中共對這起事件之置，經過，現在簡單分述如下：
新四軍在成立初，即列入第三戰區的戰鬥序列，並且有指定的作戰目標，和作戰地境。

而新四軍對此命令規定之範圍，迄未遵守以求達成任務，始則自由侵入冀省，繼則自由分兵魯省，終則陰移新四軍渡江而北，時派兵魯鄂隊伺隙而南，桴鼓相應，夾攻蘇北，而所到之處，凡屬友軍，莫不視同仇敵。中央以寬大之懷，冀全終始，以濟艱危，所以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副總長白崇禧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談商辦法，於去年七月十六日，綜合商談結果，提出極寬大的具體方案，方案中對新四軍作戰地境問題，曾明白規定如下：

(一) 取消冀察戰區，將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閻錫山仍任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長官。

(二) 關於作戰指揮，應由戰區司令長官秉承軍委會命令辦理，各副司令長官應絕對服從司令長官之命令，實行作戰并不得干涉戰區內各省之政治職務，或擅發鈔票。

(三) 為遂行作戰便利起見，冀察兩省，魯北及晉北之一部，由朱副司令長官負責。

(四) 新四軍全部，應掃數調赴朱副長官所負責之區域內。

(五) 新四軍須於奉令後一月內，全部開到前線之規定區域內。

這個方案經核定後，交周恩來於七月二十四日飛陝，和中共將領切商遵辦，中共并毅然

把冀察戰區以內抗戰有力的各軍，全部調開，使新四軍能夠完全集中；而周恩來由陝北回到重慶，對於商定的方案，迄無確切遵辦的表示，反提出調整游擊隊辦法三種，致使中共無法處理，而新四軍又在實地動作起來了。根據何總長白副總長致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的皓代電（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所述：「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壩等地，又陷泰、黃、宿及泰縣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并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綫，統帥部嚴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復於十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久，旅長苗瑞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餘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新四軍如此擅自行動，稱兵作亂，已爲國法軍紀所不容，中央欲曲予優容，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軍全部於十二月卅一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三十年一月卅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并指定繁昌銅陵一帶，如其北移路線。而該軍非特不向北渡口，反由涇縣向太平地區南竄，企圖襲

擊上官總司令部，適以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調到後方整訓，一月四日晚，新四軍全軍潛赴茂林（經縣南約八十里）分兵三路，向該部襲擊，該師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資自衛，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爲整飭紀綱，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將該軍全部解散，并將軍長葉挺拿獲。這是新四軍叛變和處置的經過。

這次新四軍叛變，決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本於一貫的陰謀，前章已敘述中共的軍事策略分爲三個階級，新四軍事件就是他們軍事策略運用到第三個階段（即反攻階段）的表現，據原長官元及電轉報拿獲新四軍參謀處長趙凌波的供詞，就可以明瞭真相，供詞如下：

一（一）葉挺等自奉令開動時，即決意不遵令北調，早已定謀，移赴蘇南，先鑿鑿金壇、丹陽、句容、郎溪、溧陽等縣，擴充東南政治分局，加強機構，期於短期內，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區，建立根據地。（二）先以政工人員幹部官佐武裝士兵，陸續開赴蘇南，在金、丹、句、郎、溧五縣間，擴充細胞，以待全部到達後，展開分佈，并併吞第二游擊區內之抗戰國軍，再演蘇北西橋之煽動，以便向太湖浙西發展；（三）爲要挾開拔費及彈藥各五十萬計，集中全部兵力於經縣繁昌一帶；（四）嗣奉令規定由皖南原地渡江

，頗爲失望，但仍希領到彈款，藉藉口敵艦封鎖，決不由皖南渡江，以資激發蘇南之目的；（五）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調至後方整訓，新四軍詳悉其行軍道路，嗣知該師於一日下午到達三溪榔橋鎮之間，遂於江口（二日）定謀，支（四日）夜全軍潛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發制人手段，以期各個擊破，其所定計劃，係殲滅第四十師後，即以其中右支隊在丁五殿板橋一帶，牽制一〇八師，以中右兩支隊急趨郎溪溧陽，會同蘇南部奪取倉庫被服糧彈，直襲某地上官總司令部，然後與左支隊分趨郎溪溧陽，使中央難於應付，脅迫中央容納其要求；（六）葉項等徵（五日）晨分發各電，婉轉陳詞，係故作緩兵之計，且佯示無意尋釁，以便嫁禍國軍。」

我們看了這個供詞，可以了解新四軍之陰謀叛變，實在是出於自來，令人痛心無已！中央如不速加處置，前途將不堪設想。蔣委員長一月二十七日在中樞紀念週中報告說：「我們此次處置新四軍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件也很普通；凡違令亂紀的軍人，在所必懲，至於稱兵作叛，襲擊

友軍，侵佔防地，妨害抗戰的軍隊，更必然的須解散，這是抗戰治軍的天經地義！」又說：「尤其我們自抗戰迄今，處罰抗命令觸犯軍紀的案件，如諱復渠，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類已不止一次，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兵作亂，破壞抗戰，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爲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并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政的性質，摻雜其中。」中央何常不知道中共的一貫的陰謀？但是這次處理新四軍的事件，只是當做局部問題來看，這一方面是要整飭軍紀，一方面還是留下一條寬大的路，促使中共的覺悟。中共不知悔過，反而製造謠言，要挾中央，而有七參政員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提出無理的條件的事。這種唯恐天下不亂的心理，與漢奸何異？中共，中共，可已休矣！

八 層出不窮的新花樣

(一) 十二條件案

本年三月一日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舉行第一次大會，事前國民參政會秘書處曾通知中共參政員出席，二月十五日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突以代電一件，致送秘書處，提出了對於

新四軍事件的善後辦法十二條，并聲明「在政府未予裁奪前，澤在等擬難出席。」這十二條善後辦法是：「（一）制止挑釁，（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三）撤銷皖南事變兩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四）恢復棄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五）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六）撫卹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綫；（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參政會秘書處接到這一個代電後，即由王秘書長世杰約中共駐渝代表周恩來面談，請其轉告中共七參政員自動撤回，以免影響抗戰大局。二月十五日黃炎培沈鈞儒兩參政員，往訪王秘書長，稱已聯合參政員十四人，共簽一意見書，請約期往謁蔣委員長，請示解決辦法。二十七日蔣委員長約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褚輔成，沈鈞儒，張表方等六參政員晤談，黃等面呈十四人書面意見二點：（一）希望共產黨參政員照常出席；（二）由參政會設特委會商討解決辦法。蔣委員長深以為然，并囑會同秘書處擬具特委會組織辦法提會討論。黃等因領袖如此寬大，極如盛饗，就往晤周恩來，周六同意特委會的組織。但出席問題，須向延安請示。三月一日大會開幕，

中共參政員既未出席，蔣委員長即電請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等再度敦促。比由董必武向黃等表示，彼等個人極感蔣委員長的盛意，但是延安尚無復電，未便作個人行動。當備一函，交黃等轉呈蔣委員長，陳述苦衷。這一天到會參政員共一百九十三人，因嘉典禮，照常舉行，其中一部份參政員，以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無異表示脫離抗戰堡壘，破壞團結統一。乃由張伯苓主張延會一日以待，當經大會通過，等到第二天，董必武，鄧穎超二人又有一函致秘書處，附有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并稱：「倘此十二條能蒙政府採納，并得有明白保證，必武穎超屆時必可出席，此點已得延安我黨（中共）中央覆電同意。」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是，「（一）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事進攻，（二）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及各地被捕之人員，啓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戰言報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之一切壓迫；（四）承認陝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五）承認敵後之抗日民主政權；（六）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維持現狀；（七）於第十八集團軍之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兩集團共應轄有六個軍；（八）釋放葉挺回任軍職；（九）釋放所有皖東被捕幹部，撥款撫卹死難家屬；（十）退還皖南所有被獲人槍；（十一）成立中黨派

「聯合委員會，每黨每派出席一人，國民黨代表爲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這個條件提出後，大會極爲不滿，參政員王曉籟王雲五等均即席發言，痛責中共肆行要挾，不顧全民之利益；并望中共深切反省。第六次會議并通對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大會事件的決議，這是「十二條件案」的經過情形。國民參政會是代裝民應的機構，毛澤東等身爲參政員，如有政見，自可在大會提出討論，只要理由正大，對抗戰有利，自可得民意的擁護。七參政員不此之圖，乃於會場之外提出條件來向參政會要挾，實開往古未有的民主政治之例，單就手續問題來說，參政會如果接受七參政員的條件，則以後任何人皆可提出任何條件，以不出席會議相要挾，那參政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至於所謂善後辦法十二條「及「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歸納起來，不過三個要點，就是：（一）樹立中共的特殊武力；（二）樹立中共的特殊政權；（即所謂敵後抗日民主政權）（三）樹立中共在參政會裏的特殊地位。關於軍事問題，中共在共赴國難宣言裏，不是明白承認「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的嗎？新四軍違法亂紀、稱兵抗命，軍委會自有權加以制裁，如果軍委會對這種叛軍不能加以制裁，則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皆爲中共一黨

所私有，可以任意襲擊友軍，可以任意擾亂戰局，試問這和敵僞軍有何差異？至於政治問題，中共在宣言裏也曾承認「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所謂「敵後民主政權，」是否破壞「全國政權之統一」？如果在國民政府之外，還要成立其他政權，那這種政權更何異於汪逆的偽政權？關於黨派問題，更是笑話。中共口口聲聲說要實現「民主政治」，民主的精神就是平等，各黨各派的歷史的長短，人數的多寡雖有不同，而在政府法令之下，各黨的地位是一律平等的。參政會是民意機關更應該人人平等，在參政會之內，只有國民的立場，沒有黨派的立場，決不能容許任何黨派有特殊的地位。國民黨何曾要做「各黨派聯合委員會」的主席？而中共偏要自動要求做副主席，甚至以此要挾，列如出席條件之一，真可謂自私到極點，荒謬到極點！至於參政會的主席團的產生，六自有合法的手續，也非中共代表所可提條件而加入的。

蔣委員長於參政會第六次會議中，對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問題，報告政府的態度。曾說：「現在我們在參政會中看到了這兩次條件，先看他的題目，就覺得很駭異，再看他的內容，一使人聯想到七七事變以前，日本軍閥對國民政府與當地駐軍所提出的條件，在方式與名稱

上并無二致。尤其回想到戰前敵國屢次提出所謂「三原則」的條件，要求我們政府承認的慘狀，更令人悲痛傷心！中國共產黨同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料在此對敵抗戰作生死存亡鬥爭的時期，竟向我們本國提出這樣的條件，而且對我們全國民意機關的國民參政會提出這個條件，這豈不是他明明與我們本國政府和國民參政會立於敵對的地位？其將何以自解於國民？「我們由這一次的事件，更可以堅信：中共之破壞政府，破壞抗戰，其用心是和汪逆漢奸是一樣的，一切信誓旦旦的諾言，都是陰謀的掩飾，到現在陰謀完全暴露了，諾言當然也就撕毀了，這種無信無恥的一羣也要高談革命，實在是羞辱了革命的名詞。

二、中共對蘇日條約的謬論

新華日報是中共的機關報，平日言論的荒謬，已爲有目共覩。新四軍事件發生後，新華日報不刊登軍委會的命令和發言人的談話，曾引全國人民的不滿。本年四月十四日各報刊出蘇日協定和宣言的原文，其有背一九二四年的中蘇協定，和一九三七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各報皆有評論，而蘇日共同宣言中所稱日本尊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蘇聯尊重所謂滿洲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其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業經我

外交部王部長聲明決不能承認，而新華日報次日却發表一篇「論蘇日中立條約」的社論，其措辭之荒謬，實無以復加，他們認為：「這次蘇日條約中附帶的宣言，提到偽滿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這本是蘇日過去的關係上久已存在的事實，當着張鼓峯諾門坎戰鬥時，蘇日軍隊便是在蘇聯滿洲外蒙古邊界地方作戰的，所以以後停戰及劃界委員會也是有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及偽滿代表參加的。現在這個宣言，一方面便是結束了過去這個有關滿蒙的挑釁，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證了這兩方面的今後安全，這絲毫不能也沒有變更中國的領土主權。」（1）尤其是蘇聯聲明不侵犯「滿洲國」之領土，只是在說明蘇聯決不以武力侵犯滿洲，并不能即解釋為蘇聯已正式承認偽滿之獨立的國家地位，更不能解釋為蘇聯已妨礙我們收復東北。「這種謬論，已完全拋棄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立場，這一篇大文的荒謬程度，除了上述的詭譎再沒有可以比擬的了！然而這是中共的言論，這是中共革命的言論！像中共這樣的革命，恐怕不出三年，中華民國的領土完全要劃了其他國家的版圖以內了。

（三）晉南戰役與十八集團軍

自從蘇日條約訂立後，敵軍爲了加緊侵華，曾抽調若干兵力，在閩海，在浙贛，在鄂中

「香」在兩翼空襲攻勢，而主攻之點。則在晉南。敵軍此次在晉南的進攻，兵力較歷次爲大。我軍浴血抵抗，曾予敵軍極大打擊，而我方損失也不少。十八集團軍是號稱抗日的，而始終集中晉北，不與友軍執同作戰，採取隔岸觀火態度。據敵方的廣播稱：「以中條山爲中心盤踞於山西省東南部之第十八集團軍主力，於我軍攻擊重慶軍時，不但始終持對岸觀火態度，且出動游擊隊威嚇重慶軍側面，并乘機解除敗殘軍隊之武裝。」雖然敵方廣播不可盡信，但是事實上沒有一點十八集團作戰的電訊傳到我們耳邊，衡之中共一貫的對日「軍事的中立」政策，則敵方的廣播不得不令人關懷，大公報五月廿一社評，曾以「爲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爲題，希望十八集團立即參加晉南戰役，「在其向所服膺的團結抗戰精神之下，十八集團軍更應該立即赴援中條山。」同時各省參議會和各民衆團體也紛紛電促十八集團軍趕快作戰。本來同在軍委流轄下的軍隊，自當遵奉命令協同作戰，而十八集團之作戰，則有待於輿論和民意之質責，則其自立於國軍系統以外，更何待言，而況輿論自輿論，十八集團軍的游而不擊的策略是不會改變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又來了一封辯護的信，載於二十三日的大公報。其內容除說些「處境之苦」的話以自掩飾外，對十八集團軍的作戰則只以「電訊聯絡困難，

此向遂不得按時報導。一塘塞了事，等到五月三十日軍委會發言人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這怕真象總算大白了。談話的內容如下：「記者問也：晉南作戰時，是否有命令給該集團付予任務？發言人答：長官部有命令，令其在晉南作戰時，在敵後協同國軍作戰。發言人問：該集團接到是項命令後態度如何？發言人答：該集團當有回電稱，接受命令。記者問。該集團既稱接受命令後，事實上是否已協同國軍作戰？發言人答：截至今日止，尙未據報與敵軍正式接觸。——這是共產黨在今年度表演的新花樣。

九、結語

以上我們對於中共破壞革命，破壞抗戰的事實，已有所闡述，我們已經有一個概念，就是中共的歷史，是一貫的陰謀與欺騙的歷史。中共爲了想奪取政權，不惜以盡一切卑污欺詐和殘暴的手段，但是中共的成績在什麼地方呢？中共的主張能夠實現於中國嗎？早在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與越飛聯合宣言裏，越飛元已經承認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而中共赴國難宣言裏更明白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

之必需，」但是中共口裏這樣說，而實際上是盲目地進行他破壞革命出賣民族的勾當。在九一八以後，蔣委員長就提出「安內攘外」的口號，認為：「安內攘外惟一前提與必要的準備工作，我們現在一定要先求內部真能統一和安全，然後才能抵抗外侮！只要國內真能統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絕對的把握，一定可以消滅侵略我們的任何強敵！因為我們若能內部安定，一切統一集中，一分力量就可發生十分的效用。反之，如果內部不能安定，一切不能統一集中，那末，十分力量也不能發生一分效用。」（只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蔣委員長當時一片苦心。只在統一國家抵禦外侮。若果當時中共能夠有一點國家民族的觀念，共同從事革命的鬥爭，抗戰的形勢一定比現在更有利多了。但是中共看到外侮嚴重國家危急的時候，反而擴大私黨的勢力，來陰謀破壞。現在抗戰到了第四週年，正是和敵人生死搏鬥的時候，中共編又在搗亂，真不知其何所用心！爲了顧全整個抗戰大局，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仍然希望中共翻然悔悟，痛改前非履行諾言，在三民主義領導之下接受政令，服從軍紀，共同打倒暴敵。奠國家於磐石之安，一切過去的罪行，中央本寬大爲懷，自不難加以寬宥。如果中共還是不知覺悟，變本加厲的從事破壞抗戰的工作，我們不能

市息委奸忌索請求中央予以制裁。在七七以前，我們的國策是無黨內，後援外，現在正在抗戰期間，我們雖有外抗強敵，內肅奸偽，最後，我們謹再引「蔣委員兩旬忱痛的訓示，作本文的結束：『我們既要對外抗戰，就不怕國內變亂；如怕國內變亂，就不能對外抗戰了！』

勝利出版社民國三十年編印

叢書簡目

真理叢書

偉大的民族戰爭

史痕 著一元五角

一就是一

易又玄 著

零零於零

楊時 著二元五角

論馬克斯主義

胡鈍俞 著二元二角

馬列主義與中國

陳振 著五角

共產主義在中國

新認識月刊社 四角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

李昂 著

實際

李昂 著

告少年

李昂 著

時代叢書

與中國共產黨論三民

印維廉 著

主義

印維廉 著

與中國共產黨論國民

印維廉 著

精神總動員

印維廉 著

論中國共產黨

葉青 著

論民主共和國

朱木鐸 著五角

舊陰謀與新花樣

張陶 著八角

轉灣抹角政策與中國

王菊生 著一元

革命

王菊生 著一元

俄國革命與中國共產

丘引 著

黨的策略

丘引 著

中國共產黨外交理論

劉光炎 著七角

的分析

劉光炎 著七角

一個政府一個黨

吳曼君 著五角

毛澤東主義批判

吳曼君 著五角

駁毛澤東所謂新民主

譚輔之 著

主義論

譚輔之 著

毛澤東批判

葉青 著一元

與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張滌非 著

當代史料

紅色舞台

李昂 著二元五角

抗戰以前的中國共產

王一士 編

黨

王一士 編

抗戰四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陳重原著
王明改著

蘇日協定後的中國共產黨

劉一鶚著 五角

德蘇戰爭後的中國共產黨

陳匡民著 四角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軍事

李九思著 一元二角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政治

朱立三著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經濟

錢一涵著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

王大中著

中國共產黨的教育與文化

王大中著

中國共產黨與敵偽

李九思著 七角

中共抗戰內幕

萬里浪著 七角

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命

鄭學稼著

中國共產黨與游擊戰

李九思著 一元

故事新編

一個無產者的自傳

柳寧著 三角

蘇北歸鴻

晴村著 八角

在西北原野

馮清文著 八角

陝北剪影

崔尤常著

黯澹的一頁

梅洛萍著 一元

劫灰集

艸紅著 七角

長征集

洛夫著

趙侗之死

林歹著

回到人間

悟生著

回光返照

王平陵著

白門魔影

高君野著

燃犀錄

徐駿編 六角

不忍聞齋筆記

徐駿編